

前线名人丛书

沈西蒙剧作选

沈西蒙剧作选

沈西蒙剧作选

沈西蒙剧作选

沈西蒙剧作选

那闪烁  
在他们战衣  
上的征尘；  
那浓郁的硝  
烟、战斗的  
生活气息；  
那壮丽的云  
云形象，虽  
说久远了，  
但还留驻在  
人们心中久  
久不灭……

江苏文艺出版社

## 自序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蒙南京军区政治部现领导的关照，要我将过去零零碎碎写的一些文字，集中一下，辑个集子出版，我有愧意。

我乃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中一名敲锣打鼓的助手。写了些宣传品，当初没有想过要发表，没有想到成集子出版，更没想到时下演出、发表、出版一个戏文有如此之不易。

原本我是个知识青年。对写作，未经专业训练，无基本功。全因抗日救亡大潮推过来、攘过去，将我逼上梁山的结果。

不解我怎会造出《重庆交响乐》来的。细想，那是1943年间，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浪潮，抗战大业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阶段。我所处部队——新四军一师，在粟裕司令率领下，大江南北，南征北战。将我等几个文艺兵保存在九分校党训队。随校到了苏皖交界处，在天长县高邮湖畔的龙岗小镇夜泊。一天，我们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部长张崇文同志，带着我、沈亚威、涂克、天然等人，烛下学习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并提出希望有个戏，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阻止反共倒退的逆流。我也不知天高地厚，翻了两天报纸，花3个多星期，不觉编造出这几万字的三部曲来。现在看来很发噱、幼稚。不过当时起了形象化的读报作用。

期间，还编过些报导剧：《盐城之战》、《花子街战

斗》、《红小鬼》等。提起《花子街战斗》倒还有趣。它是写陶勇司令与日军南浦少将互递战书，约好某年某月某日在花子街较量，结果以南浦大败丢掉一门平射炮；陶勇大胜，得大炮一门，从此苏中敌后有了第一支炮兵队伍的故事。这些没几张稿纸的小品，都在边走边写边演的路程上散落了。

孤本《买卖公平》，亏得梁泉同志，她在“文革”中被抄家时偷偷藏起来的。这个广场小歌剧，产生在四八年第一次打开封时，我下陶勇纵队，跟着主攻部队十一师去体验生活。到了城脚根，战斗十分激烈。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同志，有意命我驻足，要我写个宣传城市政策的戏，让我蹲在城墙根下一个掩体内写作（他心中还有一层意思，要保护我的安全）我只得义不容辞。在敌机、枪炮呼啸声中，心情是相当紧张。不过，念头一转到戏中，啥也忘了。约三两钟头，戏成。遂请何仿（女）配曲。第二天拂晓，《买卖公平》小剧，便在肖克木、梁泉扮演下在开封街头演开了。

渡江、解放南京、上海，普天同庆，人们日夜沉浸在歌舞欢乐之中。而我有时却跳出氛围之外，深沉起来：胜利得之何易？便油然想起毛主席的领导与指挥，他的军事韬略——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于是乎编出了《战线》。陈老总看了，不大满意。便抓住我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一战略方针的来龙去脉作了精辟讲解，在艺术上，对戏提出更高要求。这一来引起顾宝璋同志改编《战线》兴趣，动手写了第一稿，沈默君同志接过去，写了第二稿；此时，陈老总听了汇报又作多次指示，最后由我接过来完成了第三稿。自此，我更觉得一件有份量的宣传品，要引得人们喜闻乐见，打动人们心弦；起

共鸣，必须在文学艺术上下苦功，见功底，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

电影《南征北战》几十年来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点印象，首先是陈毅司令的关注和指示；我人民解放军总部第一任文化部长陈沂同志热情赞扬；我华东军区文化部张副部长定下了“南征北战”的题名；还有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参加拍摄这部影片的广大指战员——他们刚打完解放战争，来不及下马、未喘息，又转战抗美援朝最前线；一回国，便投入《南征北战》的拍摄。那闪烁在他们战衣上的征尘；那浓郁的确烟、战斗生活气息；那壮丽的云云形象，虽说久远了，但还留驻在人们心中久久不灭。他们是这部作品真正的主人公。还有，该片的导演成荫、汤晓丹；演员陈戈、铁牛、张瑞芳、冯喆、王力、项堃、白穆同志等。

剧本《杨根思》，让我头一次尝试到写新英雄的难度。自知，离向往的高度、距离十分遥远。

三年自然灾害，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干部下连当兵。许世友司令要我跟他坐兵舰去舟山要塞。到了舟山，将我放在黄龙岛与士兵生活了四十天，每天活鱼活虾，让我躲过了饿肚子的年月。舟山回头，未回家，又叫我到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当兵四十天。一天，上海警备区王必成司令找我吃便饭，席间，他板着脸说：“你要留下买路钱”。我发愣，他接着说：你在我这里当兵，我就要抓你的差——写个好八连的戏！我知道他的话像命令，不能违。只好点头表示试试看，他才咧了下嘴，笑笑。

刚好，上警的老记者吕兴臣同志，他是随八连部队同步进入上海市的。他写了个关于八连的长篇报导，文中写了八

连大大小小好几十个事迹故事。好八连的生活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剧本基础，那老吕的好八连的报导对《霓》剧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初稿是在苏州裕社脱手，接着“前话”导演漠雁同志的投入，三个人日夜切磋、“打铁”“炮轰”；特别当本子要上台立起前，漠雁带同前线话剧团的人马去八连当兵生活。在排练中，群策群力，使剧本中的人物、语言，血肉、羽翼更加丰满起来。如剧中春妮的信，那节让人动情难忘的独白，全出自漠雁的手笔；如剧中连长形象，经演员宫子丕同志的再创作，使其更加生动、可爱起来。《霓》剧在军内外留下印象，这是南京军区领导的关怀，前线话剧团全体演职员思想艺术上的才智和素质，在《霓》剧中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

昨日黄花，俱成历史，好戏还看今朝。我当继续举步跟随，这是我编辑这本集子后的一点感触。

一九九一年九月南京

## 目 录

- 一、自 序 ..... 1
- 二、买卖公平（广场小歌剧 作于一九四八年开封城下） ..... 1
- 三、重庆交响乐（新闻剧 作于一九四三年淮南龙岗） ..... 14
- 四、战 线（四幕话剧 作于一九五〇年南京旧监察院） ..... 143
- 五、南征北战（电影剧本 沈西蒙、沈默君、顾宝璋合作于一九五一年南京旧监察院） ..... 243
- 六、杨 根 思（五幕话剧 作于一九五三年南京教练场） ..... 304
- 七、霓虹灯下的哨兵（多场次话剧 沈西蒙、漠雁、吕兴臣合作，沈西蒙执笔于一九六一年苏州裕社） ..... 406

# 买 卖 公 平

广场小歌剧

## 人 物

女小贩 十四、五岁。

李小先 解放军战士，三十来岁。

## 时 间

一九四八年夏，开封城刚刚解放。

〔开场锣鼓后，奏女小贩上场前的曲调。

〔女小贩挑担上场，曲一。

女小贩（唱）前几天炮声响隆隆，  
解放大军打开封，  
城里跑反的下来说，  
昨天晚上，解放军打进城。

〔过门中女小贩挑担走场。

（唱）天亮起来赶进城，  
担上菜篮向前奔，  
指望着作个好买卖，  
换些米面回家好过生。

（白）我从小到今，没个名字，家住东门外，家里什么也没有。我一出世，娘就骂我是苦命根子。上几年日本鬼子在我们河南的时候，爹娘哥我四口子，东要西讨的过日子，总算在眼泪水里淌过去了。如今这一两年呀，唉！来了个蒋介石，加上个老虎队，日子更不是人过的了。爹在年上给老虎队逮去害了，哥才十七比我大两岁，就给五军抓去当壮丁，娘哭的眼睛都瞎了。娘跟我栽了五分半菜瓜地，前些日子给中央军扒去了大半。昨晚听说解放军拿下了开封，娘叫我把地里的黄瓜、大葱扒出来，上城作个买卖，换点米面回家来，好煮些面粥糊糊吃。

（唱）挑起担儿急急行，  
肩膀酸来头发晕，  
我肚子饿来口又渴，  
为了生活，不怕赶路程。

一边走来一边担，  
半边喜来半边烦  
喜的是解放军为人民，  
是真是假，我没有亲眼见。

（白）听说解放军老总们，对老百姓挺好不过了。是真是假，我也没看见过。去年听爹说，东边七十里的地方，有一股子吴司令的队伍，那个队伍到哪里，老百姓就过好日子，说话和气，买卖又规矩。听说解放军也是这样的，是真是假，心里有些害怕。如是真的，老百姓就乐死了，如是假的，我，我就不敢进城去了……娘在



家还等着我要吃喝哩，好歹我还得走一趟。（走）

（唱）中央军在这儿太遭殃，  
十家买卖九家光，  
左手要捐右手要税，  
解放军对咱不知怎么样。

（白）想起来了，我要是碰到城门老总，他会不会伸手向我要香烟钱呢？要是没钱给他，会不会把我的买卖都糟塌了？再说那些穿黑狗皮的警察老爷，见我没有照会，他会不会让我随便买卖呢？不会的，不会的，咱可怜人家，做这可怜的小买卖，解放军会可怜咱的……说着走着，东门口就在眼前了，让我先去看看（看）不怕，不怕，牲口担子、肩挑的、手提的，男女老少、当兵的，回家的，人山人海在城门口拥来拥去……没有啥！（高兴地）

（唱）做买卖的人儿壮了胆，  
昨日今朝全两样，  
我三步改做两步走，  
换些米面回家饱肚肠。

（喊）卖黄瓜味、韭菜大葱味——（下）

〔李小先军风纪整齐，佩子弹带，提步枪，兴奋跳着上。（曲二）

李小先（唱）打胜仗又打一个大胜仗，  
整军整师歼灭光，  
哎嗨依哎哟，  
蒋介石屁滚尿流泪直淌，泪直淌。

打胜仗又打一个大胜仗，  
解放军个个好坚强，  
哎嗨依哎哟，  
不论什么大城小市要解放，就解放。

（板）我叫李小先，三班战斗员，山东来参军，开始打仗没信心，来到中原快一年，胜利信心天天往上升，攻坚的道理懂半套，野战的名堂懂两分，昨天战斗胜利才结束，首长又给我们说分明，解放中原老乡亲，军事胜利很重要，政策纪律更要仗仗胜，政策纪律更要仗仗胜。

（唱曲二）：

政策纪律做得好，  
咱班有个张德标，  
哎嗨依哎哟，  
眼不红，手不痒，不动人民半分毫。

（白）刚才我和班长请了半小时假，说着走着，走着跳着，跳着唱着心里真高兴。刚才看见一个卖黄瓜的过去，身上还有五百元钱津贴费，买一点黄瓜带回去，给班里人润润口，甜甜嘴，叫大家喜欢（招唤）卖黄瓜的，卖黄瓜的……（下）〔女小贩愉快上。〕

（唱曲三）：做完买卖心喜欢。

解放军对咱亲又亲，  
不打人来不骂人，  
说起话来都像自己人。

不敲诈来不扣钱，

客客气气满面笑盈盈，  
中央军买卖半坑半买，  
骂我爹娘还不给我钱。

(白)人家说解放军好，咱看见的比听说更好，我顺顺当当进了关，来到城市不一会儿，一共五、六十斤韭菜、大葱全都卖光了，共卖了三张一百块，三张五百块，听大军同志说这票子值钱，趁这当儿买些米面回去好烧饭，剩下这几条黄瓜拌个菜，吃顿好饭。(欲下)

〔李小先上。

李小先 卖黄瓜的，卖黄瓜的！

〔女小贩停步。惊诧。

李小先 卖黄瓜的，你的黄瓜甜不甜？

女小贩 我不卖甜瓜。(欲走)

李小先 (招呼)别忙走，你不要怕，我买你的瓜给你钱，你是不是卖瓜的？

女小贩 (点头)是的……(退一步)

李小先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些怕我，你认识我是什么人？

女小贩 知道，老总。

李小先 (故作奇怪状)啊！

女小贩 (忙改口)哎，同志，同志(放下担子)我是卖黄瓜的。

李小先 这些都卖给我要多少钱。

女小贩 不卖钱了，你要，你拿去吃吧。(给李)

李小先 不行，不行，哪有这个道理，你大胆的说吧，篮子里的四根黄瓜要多少钱？

女小贩 不要钱，你要，拿去，刚才我已卖了好多钱了。

李小先 你这小大姐，真是开玩笑，（将黄瓜放下）你这么  
说，我就更不过意了。

女小贩 （唱曲四）说什么不过意，有什么不过意。

解放军同志真客气真是客气，

你们流血汗，

撵走蒋匪兵，

往后的日子靠你们呀，

黄瓜有啥稀奇，

算咱慰劳你。

李小先 （唱）黄瓜地里长，

种瓜人流了汗，

你们靠着它生活，

我怎能白吃，怎能不给钱。

女小贩 （唱）同志你，请听清

领咱这份情，

黄瓜小哇，情理最要紧，

你们为老百姓，志气高如天，

送你们吃，给你们用，

咱心里也情愿，乡亲都乐意。

李小先 （唱）乡亲们对咱好，

多谢你好心意，

你们苦难受得多，

不算钱不能要，不算钱不能要。

女小贩 （唱）你要算，你就算，

咱不会算这个帐，

随你给咱几个钱咱都没意见，

黄瓜卖给你，  
钞票留着用，  
留着钞票在袋内，  
自己买旱烟，  
自己买旱烟。

李小先 (唱)你不要多给我，  
我不要少给你，  
黄瓜四根给四百  
你看行不行，你看行不行。

女小贩 太多了，给二百吧。

李小先 那不是太少了么？

女小贩 行啦，行啦。(将黄瓜揣李怀中)

李小先 这是解放区票子，你看能用不能用？

女小贩 好用，好用。做买卖的告诉我，这票子一百元要抵国民党票子一万呢。

李小先 你识字不识字？

女小贩 不识字。

李小先 这是一张五百的，你看好，这就是五字，旁边挂一个铃当就是五十，挂两个铃当就是五百，你做买卖的，把起码字识了才不会吃亏。

女小贩 唉！真是呀，往日里咱不知吃了土匪票子多少亏了。

李小先 好吧，你找我三百，我给你二百行不？

女小贩 够了，够了，同志啊，你们来了，咱们乡下人上街做买卖就不像上刀山那样了！（递上找的钞票）

李小先 (顺手接过票子往袋里塞) 小大姐，你放心，我们

解放军不要说对你们做小买卖的，就是城里开工厂做大买卖的，我们都得保护他生意兴隆。

女小贩 做小买卖的呢？

李小先 民主政府要帮助他，买卖要越做越大。

女小贩 嗯——你说得有道理，都碰到像你这般人，做买卖的就不愁了。

李小先 好吧，小大姐，明儿多挑几担来，我们炊事房一定会买你的。明儿见。（下）

女小贩 ……想不到天底下有这么好的队伍，真是从心里对咱百姓好。今天真像做个大梦，说不出的高兴，想不到穷人还能活下去。唉！只可惜爹死了，他活着时就盼望有这一天，如今日头晒在咱门前，我得赶快买点面粉回去，给乡亲们报喜！

（唱曲三）

心里喜欢双脚轻，  
带上喜讯急忙转家门，  
乡亲们乡亲们不要哭，  
日头正要晒到咱家屋。

解放军处处为咱们，  
同志们就是咱亲人，  
只要同志们不要忘记咱，  
咱们永远跟着解放军。（突然停步）

（白）对了，今天我赚了这些钱，得算一算，想想带些什么东西回去，娘心里好欢喜……先买三斤小米，再打二两油，五两盐，娘和我还不知哪天尝过油腥味儿

啦，再买根针，两支蓝线，（掏出钞票点数）先卖了五百元一张的三张，一百元三张，刚才卖二百元，这是一张五百的，怎么?!只有三百块呢，那三张五百的?哪去了?!（搜寻口袋，翻找，反复点数）怎么，少了三个五百块钱?一定是那同志买瓜，我把钱多算给他了!叫我上哪儿去找呢?钱找不回来，家里日子怎么过?这不能怪人家，他不是故意的，怪我昏了头，瞎了眼错给了，我一定要找到他!……他，他会不会承认我给错了?会的，会的，可我上哪儿去找呢?（大叫）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边喊下）

〔李小先急忙上。〕

李小先（板）回到班里吃黄瓜，张德林说我买的贱，我把那票子重新点，身上多了一千五百元，小大姐，错给了我，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白）回到班里，同志们问我有没有强迫交易，我把钱点了一下，多了一千五百元，小大姐错给了我三张五百，叫我小先真不痛快!

（唱曲五）

李小先良心受责备，  
群众的观念不如人，  
为什么群众错给我钱，  
为什么不当面点一点!  
一分毫一针线，  
解放军影响受损害。

（白）她会不会怀疑我故意拐骗她?我真没脸见老百姓了，要是再一传开，政治影响如何挽回呢?她没了钱

怎么过呢？越想我李小先越不该！（走场，曲五）

（唱）河南的老百姓苦难深，  
十家有九家少吃穿，  
指望我们来解放，  
碰上了我惹出这事端，  
虽说是误会，  
误会的责任要我来担。

（喊）卖黄瓜的——！

（白）哎，担子在这儿，我在这儿等，她一定会回来的。我把钱放在篮子里？不行，要是给别人拿去呢？…  
…等她，不行，要是她到大街上叫唤怎么办？还是我去找！可这担子放在这儿没人看，要是给人偷了去，小姑娘不怨死我？对，带着担子找她！（叫着下）

〔女小贩满头大汗，急上，唱曲三。〕

（唱）东边找来西边找，  
南北大街也找不到，  
人说发财有三分命，  
只怪我自己命不好。

（白）东南西北大街都找遍了，不见他的影子，有什么法子呢？还是饿着肚子回家吧。怎么！担子没有了！？

（哭起来）把我们娘俩的饭碗根子都端了……

〔李小先挑担急上。〕

李小先（板）听见有人啼哭声，我上前去问分明。（白）  
是她？就是她！好了，可放心了（擦汗）。小大姐，小大姐！

〔女小贩仍哭。〕



李小先 别哭了，别哭了，这担子是不是你的？

女小贩 什么？是我的！（一把抓住担子）你为什么偷人家担子，为什么？……

李小先 你真是误会了，我替你保管的，现在还你。你还不认识我吗？

女小贩 你……？

李小先 就是刚才买四条黄瓜的，你忘记了？

女小贩 同志，真是你吗？我错，我错……

李小先 你错了什么？

女小贩 我错给了你东西，不，错给了……

李小先 你没错，是我错了，我错收了你一千五百元，我特地送还你的。（还钱）敬礼！

女小贩 同志，你太好了……你的五百块钱收回去吧！

李小先 不，不要你找了。（唱曲六）

（唱）尊一声好乡亲向你赔个礼，

买你的瓜付你的钱，

不该错收你的钱，

只怪我粗心又大意，

你们苦难受的多，

我永远挂在心，

你们的买卖小，

做一天吃一天，

革命军人为的是老百姓，

群众的利益最要紧最要紧。

女小贩 只怪咱乡下人没办法，真不知怎样报答你们好。